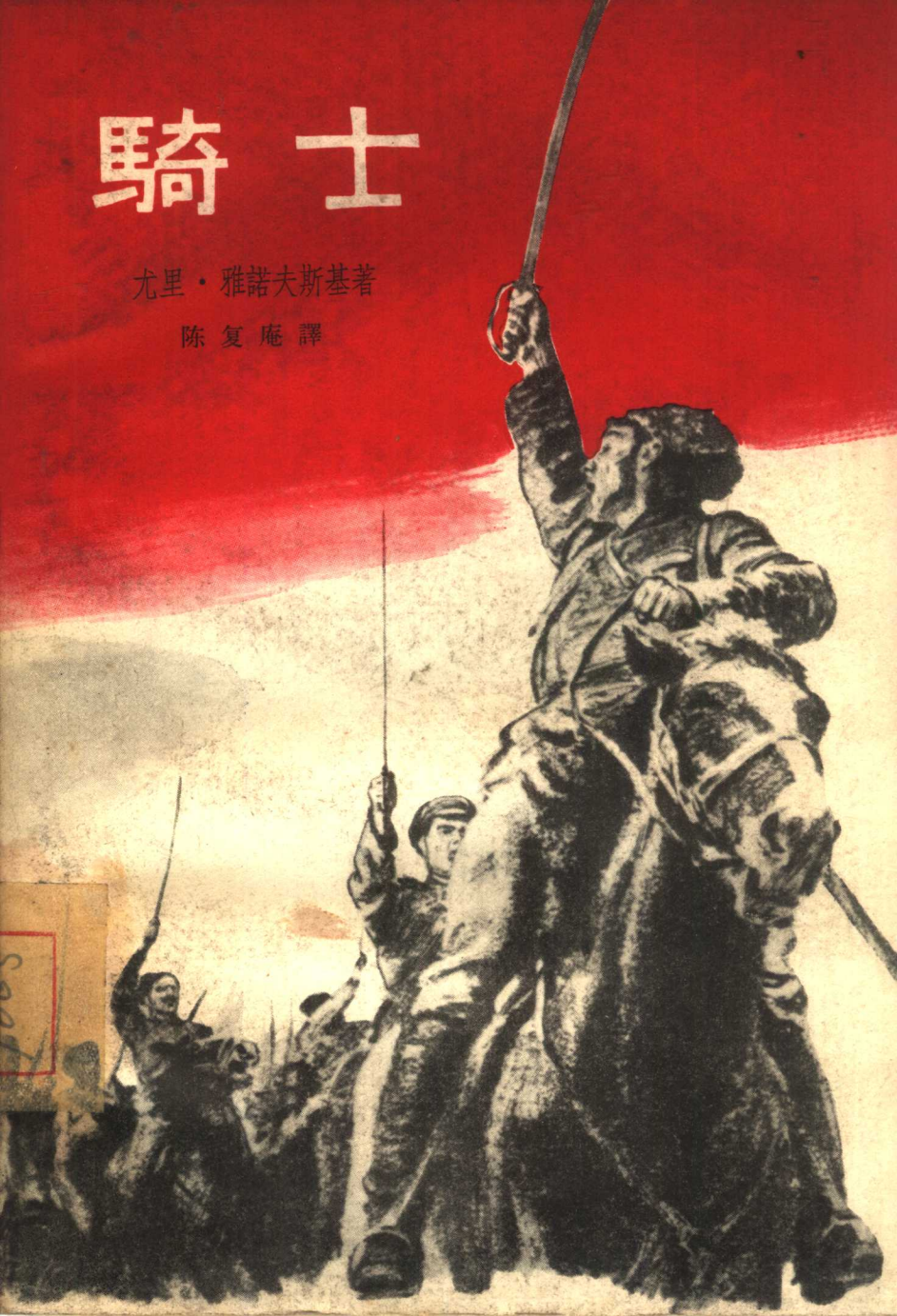


騎士

尤里·雅諾夫斯基著

陳復庵譯



騎 士

〔苏联〕尤里·雅諾夫斯基著

陈 复 庵 译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六三年·北京

內 容 說 明

尤里·伊凡諾維奇·雅諾夫斯基(1902—1954)是苏联乌克兰作家,一九二二年开始写作。写过长篇小说、短篇小说、特写、电影剧本等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

《騎士》是作者的一部具有革命浪漫主义色彩的作品。它描写一九一八年春至一九二〇年底乌克兰人民与外国干涉者以及国内反革命势力展开斗争,保卫十月革命胜利果实的英勇事迹,描写布尔什维克组织游击队,奋起保卫苏维埃政权以及南方战场红军攻克帝国主义者倾全力修筑的彼列科普要塞,歼灭弗兰格尔匪军的故事,洋溢着为实现理想而斗争的革命热情和乐观主义精神。

Ю. ЯНОВСКИЙ

ВСАДНИКИ

据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58 译出;

封面系根据原书复制。

騎 士

书号 1671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320 号)

字数 79,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4 $\frac{1}{2}$ 插页 2

1963年6月北京第1版 1963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4000 册 定价 (3) 0.38 元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統一書號：10020·1671

定 价： 0.38 元



目 次

重围	1
童年	17
海上孤舟	34
什維德营	42
寄往永恒的信	59
团长楚宾柯	68
军队的道路	89
阿达明柯	119



重 围

軍刀逞凶，沒有騎者的馬左右奔突，波洛維茨兄弟倆彼此也都不认识了。空中驕陽逼人，兵士們高聲吶喊，有如喧囂的市集，尘霧飛揚，像一群牲口經過時一樣；但全部人馬隨即在草原上散開了，奧維爾柯勝利了。黑頭巾在他的肩上飄蕩。“弟兄們，砍死貴族！”

灰塵漸漸沉下來。安德烈的隊伍里有的人逃走了。有的人伸出兩手，就砍他的手，有的人仰起那滿是塵土和汗水的臉，就用軍刀砍他的臉，有的人倒在地上啃泥土，在臨死的痛苦中喘息，於是碰上哪里就砍他哪里，再用馬蹄踐踏。

兩隊人馬在康巴尼耶夫卡附近空曠的草原上廝殺。

周围的天空像一些蔚蓝色的塔楼。这是一千九百一十九年的八月。安德烈·波洛維茨指揮安东·邓尼金將軍的一队“志願軍”。奧維爾柯·波洛維茨率領“总”首領西蒙·彼得留拉的一伙哥薩克騎兵。草原强盜們面对面廝杀，令人窒息的草原狂风使他們盘旋起来。八月里的这种声音是聞所未聞的。

“帶到这里来！”押来了几个身材端正的草原居民，他們的脑袋便像西瓜一般滾下来（脚下就是一片瓜地，馬儿就停在西瓜旁），有的人仿佛在睡梦之中，发狂似地低声惨叫，有的人倒在地上，就像被剥光树皮、去掉叶子、砍倒了的一株榆树。（唉，老兄，到哪儿去找生路！）

刀声鏗鏘，骨头喀嚓作响，这时人們把安德烈押到了奧維爾柯那里。“軍官？嘿嘿！兄弟，原来是你嗎？”安德烈昂起头，把一只受伤的手插进軍上衣，衣服上沾滿了斑斑的血迹。“对，該死的馬澤巴^①，是我！”“哦，怎么样？你的那班將軍对你有帮助嗎？”

个子本来很高的安德烈显得愈发高了，奧維爾柯像姑娘玩弄辮子似地玩弄着黑头巾；兄弟俩全都体格魁伟，寬肩闊背，生着灰色的眸子，凶恶的鷹鉤鼻子。“你想

① 伊凡·斯捷潘諾維奇·馬澤巴（1644—1709），一六八七年起为乌克兰的执政者。他是乌克兰人民的叛徒，一七〇八年瑞典人侵入俄罗斯时投敌。后来逃亡到土耳其，死于該地。这里是安德烈罵奧維爾柯为叛徒之意。

活命嗎？”奧維爾柯問道。“我們多芬諾夫卡那邊的海洋在翻騰，老父摩西依·波洛維茨在用望遠鏡眺望是否有鯖魚游過來，還記得你從土耳其戰場帶回的那架望遠鏡嗎？”

安德烈解开軍上衣胸前的鈕扣，仿佛在痛苦之中求救似的，把那只傷手高高舉起，想止住傷手流出來的血。“耍的好把戲！”奧維爾柯手下的小伙子們大喊道；附近有一匹馬痛得嘶鳴起來，不住地在原地打轉，草原上變得又熱又悶，晌午時分的天空像蔚藍色的塔樓一樣，聳立在地平線上。

“彼得留拉手下的死鬼，”安德烈開口說道。“你把母親俄羅斯出賣給加里細亞人！我們在喀爾巴阡把他們打得要死，我們不要奧地利的鐐鎧。”奧維爾柯大笑起來，向那些哥薩克眨眨眼睛，有個少年拔出軍刀，舉起來要砍安德烈，卻給奧維爾柯攔住了。那個少年便惱恨得用刀尖直挖西瓜。天氣愈來愈熱，安德烈也沒有放下手，血流進袖子，他站在兄弟面前，一切都已置之度外。“現在你想起什麼來了？”勝利者追問道。“敖德薩還是奧恰科夫？”“我回想起，回想起父親波洛維茨和他很久以前的訓言……”奧維爾柯望望西南方，插了一句嘴：“吹了一陣西南風，”他說。“怕是要下雨了……”“他很久以前的訓言是這樣的：凡是弟兄們前仆后继赴湯蹈火的家族，是永遠不會滅亡的。”

“耍的好把戏!”奥维尔柯的兵士大喝了一声。“他像一头公牛那样流着血,这是我狠狠地劈了他一刀的结果。哼,难道是你不成,凭良心说是我,那么我们的头目会怎么回答他,还不是常言说得好,玩吧,灵魂出窍,还是肉体没有灵魂,不都一样!”“耍把戏吗?”奥维尔柯反问道。“我们的家族相当大,人口多得数不清,除了我们两个,还有三个人在替家族服务。家族是基础,但是首先应当以国家为重,如果你举手反对国家,那就让家族痛哭去吧,那时节,亲兄弟也要互相砍杀,至死方休,就这么回事!”

“耍的好把戏!”披着黑头巾的人们大喝一声,于是安德烈顿时脸色苍白,像一块阳光下的麻布,人和马匹在草原上都觉得很热,西南风跃跃欲试。“家族,我的家族,原谅我吧,家族,恕我没有遵守训言。家族会灭亡,国家却保全了。永远完蛋了。”

“我以自己一颗俄罗斯人的心,以从华沙到日本,从白海到黑海的伟大母亲俄罗斯的名义咒骂你,我以兄弟的名义,也以家族共同的名义咒骂你,在我生命的最后一分钟咒骂你,痛恨你……”“砍死他,哥萨克!”奥维尔柯大叫起来,安德烈摇晃着,那些胜利者也号叫起来,风从西南方吹来,草原的天空像塔楼似的,纹风不动地屹立着。

老波洛维茨却在海岸上踱来踱去,用望远镜了望海

洋，他是在等待海潮或是在觀察風向，水上漂着漁網上的浮子，于是他回想起兒子安德烈。“安德烈帶回來一架極好的望遠鏡。”他的兒子，薩拉卡梅希和埃爾茲魯姆兩地的英雄，為了信仰、沙皇和祖國而自願超期服役的俄軍士的側影在海上升起。一只平底駁船從海上駛來，分明可以看到幾支槳在齊划動，只見它隨波起伏，忽而升起，忽而降落。孤零零的一朵雲彩在西方近處的敖德薩上空迴繞，除了年邁的波洛維茨，也許還有那個匆匆駕船到岸邊來的經驗豐富的漁夫以外，誰也不會知道這朵雲彩里孕育着雷鳴和閃電。那艘平底駁船的情況是一目了然的。波洛維茨躺在地上留心觀察。駁船上有五個人。已經能夠辨出它就是“燕子”號。船尾上有個人沒戴帽子。三個標志是符合了。隨後還該有這麼兩句話：“您有青鯖魚嗎？”“一夜工夫您還不夠嗎？”波洛維茨卷起兩只褲腳踏進水里，朝海面撥轉船頭，抓住船尾朝自己身邊一拖，人們紛紛跳下，問答過約定的暗語以後，就卸下几捆沉甸甸的東西，老波洛維茨不由得想起了兒子巴納斯干的走私勾當。“是炸藥還是怎麼着？”“比炸藥還要可怕呢！”客人們大笑起來，把駁船拖到岸上。伊凡的一個同志認清楚是老头兒，便微笑一下說：“近衛軍，你在打魚，你的伊凡却在跟白兔子廝殺吧？”“哪有什麼近衛軍，我是打魚的。”“楚賓柯，你跟他說清楚，現在不管他願意不願意，他反正是赤衛軍了。”伊凡的同志握住摩西依的一只手，說

道：“我們騙過了邓尼金匪帮，绕过了法国人，这里是印刷所，鉛字也有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接着他拍了一下老汉的手，响声沿着海岸飘揚开去。敖德薩上空的云彩微微摆动側翼的邊緣，轻风徐来，海洋变得昏暗了。波洛維茨留神諦听波涛拍打石卵的声音，“海在吼叫，会引起小小的麻煩，大概是八級，不知是哪里吹来的西南风，不是我們山里吹来的。”

“不知是哪里吹来的西南风，”奧維爾柯·波洛維茨說，随后打量着蔚蓝色塔楼似的天空环抱住的草原。披着黑头巾的人們搜索着那些被砍死的敌人的口袋，一支长矛屹立在战場中央，矛上有一面浅蓝色夹着黃色的旗帜。草原上空刮起了西南风。

紡錘般的龙卷风在远处旋轉起来，一股螺旋状的灰尘愈变愈粗，冲天而起，接着沿路飞驰，遮住太阳，越过瓜地，在战場上轰鳴一陣，破烂的衣服和帽子盘旋着向上飘去，人們倒在地上，馬儿惊跳到一旁。龙卷风撞上一大堆人馬尸体，就此消散了，豪雨一般令人窒息的尘埃冲击着大地，尘埃继续随风飘浮，它們像烏云中落下的斜雨絲一样，在西南风的压力之下徐徐向地上沉下。

哥薩克打了几个噴嚏，掸掉身上的尘土，馬儿嘶鳴着，打着一面黑旗的騎士們忽然从小树林后面馳騁出来，

同时让机枪馬車跑到前面，然后展开队伍。“拿枪！上马！机关枪！馬赫諾匪帮！”可是机枪馬車从两翼迂迴过来，四匹馬拖的机枪車掠过車下的土地，像魔鬼的战車似的向前飞驰，机关枪也就开始射击了。

枪声在漫天的尘雾中勃然发作，天气热得胸膛都要迸裂了，一陣陣劲疾的热呼呼的西南风刮着，騎士們一次又一次疾馳过去，“我們胜利了，虽然我們也有伤亡！”“坚持下去！”“光荣！”^①还有无忧无虑的唢呐声，远处的隆隆雷声，“杀啊！”响起了巴納斯·波洛維茨的口令，接着机关枪驀然靜止，枪声也驀然停息了。西南风勻調地吹走了灰尘。奧維爾柯手下兵士們的黑头巾掉在馬蹄下面，軍刀閃閃放光，战斗像开始时一样突兀地結束了。

奧維爾柯·波洛維茨的脑袋被砍伤了，他席地而坐，斜倚着机枪馬車的輪子，凝視着两脚，用手心压住伤口。他还没有死，强大的生命力还不曾从伤口中消逝。巴納斯·波洛維茨端詳着奧維爾柯，一边握着手枪走了过去。

“我們見面了，小兄弟！”他摆动一下肩上披着的頭髮^②，“安德烈也躺在那里，这真是一个笑話，我坐在小树林里等他們打完架，如今可結束了，一个成了死人，另一

① 这是彼得留拉分子作战时高呼的口号。

② 馬赫諾分子都蓄有长发。

个奄奄一息，啊，怎么样，你想要乌克兰嗎？”

奧維爾柯並沒有舉目向上看。十四歲的薩什柯·波洛維茨給灰塵弄得滿面烏黑，騎着馬飛馳過來。“讓我把他干掉！”“傻瓜，這是奧維爾柯。”薩什柯臉上頓然失色，從馬上一躍而下，走到哥哥身邊，托住下巴抬起他的頭。“奧維爾柯，你真可憐哪，”他用老母波洛夫奇哈的口吻拖長聲音說道。奧維爾柯朝他的臉上吐了一口血，呻吟起來。

“馬赫諾的劊子手，”奧維爾柯凝視着自己的腳，輕輕說道，“母親烏克蘭在流着血淚痛哭，你倒拿着刀子在草原上搶劫皮筒靴。”巴納斯像一株粗壯的橡樹站在那裡，哈哈大笑。薩什柯揩去哥哥吐在他臉上的血，一把抓起武器。

“我以頭領涅斯托·馬赫諾的名義，”巴納斯哈哈大笑道，“設立法庭審判你。由於你行凶殺死親兄弟安德烈，判決把你拋在海裡淹死，由於你在秩序之母無政府主義的地盤裡協助烏克蘭國家，判決砍你的頭。”奧維爾柯又吐出一大口血。西南方的烏雲險惡地變濃了，西南風從容地向迎面來的東北風吹去。東北風從各方擠壓烏雲，趕羊群似的把它們趕成一堆，可以聽到隱隱約約的隆隆雷聲，驕陽依然逼人。“讓我喝點水，”奧維爾柯說。

他端詳着已經看膩了的兩腳。心裡的仇恨像泉水般翻騰着向上涌。他克制住自己，說道：“你記得父親的訓

言嗎？凡是弟兄們前仆后继赴湯蹈火的家族，是永远不会灭亡的。”下雨的先兆——轰隆隆的雷声响了。巴納斯·波洛維茨沉思起来，“我們这一族全是漁民，在海洋上勇猛大胆，家族是和國家、法律、不自由联在一起的，而我們的責任是实行无政府主义，我們既然不要國家，不要家庭，只要自由放蕩的共同生活，那还要家族干什么呀？”

“我咒罵你……”“你等等再咒罵，我是头領馬赫諾的自由自在的水手，你要死总来得及的，我給你一分钟工夫，你去想一想，考虑考虑。我的話对不对，弟兄們，他要死总来得及的，他的出身是打魚的波洛維茨族，入迷已深，可恶万分，要是成了我們自己人，难道会毫无用处不成？他以前在敖德薩‘教育协会’^①的戏院里演过戏，还是初級师范学校毕业的。兄弟，我說得对不对？”

“我以兄弟的名义，怀着极大的憎恨咒罵你，我因为我們坎坷的命运咒罵你这个馬赫諾的劊子手，服苦役的凶犯，不相信上帝、光明和晴朗的白昼……”奧維爾柯沒有抬起眼睛，因此沒看到死神已经从巴納斯的毛瑟枪中飞出，它打得奧維爾柯脑漿迸裂，濺在車輪上，閃电划破烏云，霹靂随之而下，“弟兄們，要下雨了，上馬！”一公里外升起一片很高的灰幕，那边在下着傾盆大雨，烏云蔽日，草原昏暗，大地仿佛顫抖着等雨降临，东北风在高空

① 一九〇五——一九〇七年革命后，設立于烏克蘭的資產階級文化教育机构。——原注。

中平靜地吹着。

老汉波洛維茨在海岸上徘徊，想心事，不时用望遠鏡眺望，免得錯過什麼陌生人，可是海濱山洞里，工作正干得緊張。在那里領導工作的是楚賓柯，他身強力壯，一個抵得上三個，他把機器搖得這麼快，使別人都來不及添上紙張。可是紙張有一大疊，足夠沿岸居民做卷煙紙用，既要印上我們的文字，也要印上那邊說的某一種文字，有給法國水兵看的，有給希臘步兵看的。誰知道他們那里說的是什麼話呀，總得替大家全準備好，因為這是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工作。漁夫的銳利眼睛老遠就看到了一個人，他是在敖德薩那邊的海岸上。這個人在望遠鏡里成了個兵士。草原上隱隱現出第二個人影。他在望遠鏡里也成了個兵士。

漁夫打量了一陣，看看那個不可靠的山洞偽裝得不好，然後走近海岸，動手擺弄木棍支住的漁網，兵士們走近了。敖德薩上空稀稀落落地落下雨點。沙洲隱沒在煙霧之中，碇泊場里的巡洋艦和魚雷艇冒出煙來，兵士們走近了。東北風將雨點撒在海洋上，但是不知道為什麼，總是沒看到巡邏隊，說不定等會兒他們會乘着汽車或者小汽艇來吧？老婆子波洛芙奇哈在敖德薩的哪一個市場上，難道靠這些魚能夠活命嗎？兵士們走近了。他們跨

着軍人的整齐步伐，似乎有磁石吸引住他們一样，波洛維茨不知怎的摸摸自己骨瘦如柴的手。他是中等身材，几个儿子全是彪形大汉，当他們像树林似的围住他的时候，他总觉得很惊奇；兵士們走近了。这是两个外国人，其中一个人先走上前来。波洛維茨假装什么都沒看到，他想着：“跟他們說哪一种話呢？”这个兵士身材瘦削，一头黑髮，一直走到他的跟前。“怎么和他說話呢？”他想知道。“青鯖魚，”波洛維茨听到了这几个字。“一夜工夫您还不够嗎？”漁夫不加思索，便用暗語回答道，他的心像年轻人的心一样，高兴得砰砰直跳，老汉拥抱住那个兵士，密密的雨幕籠罩着敖德薩，海洋变得十分黑暗了。

“只好埋葬掉，”巴納斯·波洛維茨在奧維爾柯的尸体旁边勒住馬，說道。“这个倔强的家伙无賴透頂了。”細雨淅瀝瀝地下着。他們把两辆机枪馬車并排放好，中間隔着一块空地，再在两車之間盖上一条被子，于是波洛維茨亲自拿起掘壕沟的鏟子，在那里替两个哥哥掘一个安息之处。黄豆大的汗珠从他的脸上流下来，波洛維茨家的这个老四又胖又强壮，以前干过商船队的水手和走私販子。

薩什柯在馬車上的机枪旁边蜷縮起身子，也不去理会那些雨絲，他恍惚觉得母亲波洛芙奇哈的手在撫摸他

的額髮，海岸向远处伸展，周围是汪洋大海，可以洗澡，也不会有流弹飞来，又可以晒干木棍支起的漁网。漁民生活是这样的高不可攀，海洋噴发着这样浓烈的气息，总而言之，他为什么要出走呢，何况巴納斯又不十分看得起他，但是叫脓包走回头路去吧，他薩什柯可不干，波洛維茨一家子人都是这样的执迷不悟！

巴納斯气喘吁吁，从坑里抛出泥土，他使用鏟子像别人拿餐叉一样，“嘿，看来这样行了！別教人家說我不尊敬家族。”

埋葬完毕。急雨像拉紧的滿帆，陣陣劲风从草原上吹过，甘霖使大地吸足水分。雨点順着巴納斯·波洛維茨的脸庞流下来，从旁边看去，他似乎是在坟墩边流泪；全队人的脸上都有泪水般的雨点流下来，这真是一桩怪事，整队武装人員会哭得那么悲伤；雨不停地下着。

那时节，雨幕后面升起一片雾气；伊凡·波洛維茨率領的国际团騎兵中队的紅旗在远处招展。开头几下枪声一响，巴納斯就已经坐上机枪馬車，轉动机枪向四面扫射。薩什柯給他递弹带，几辆机枪車分头乱闖出去，騎士們顿时四下散开，“投降吧！抛下武器！紅軍！紅軍！”但是要逃也无处可逃了，伊凡·波洛維茨把馬赫諾匪幫赶到下馬伏击的騎兵那里，赶到弹雨下面，要么死掉，要么就是投降，巴納斯无可奈何，憤恨得失声痛哭。他跳上了不知是誰的坐騎，但是胯下的馬跌倒了，他解下机枪馬